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六十二)

馬 驢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繹

(六十二)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三

楊朱墨翟之言下

【戰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榱桷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呂氏春秋〕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墨子】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

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問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見得之時。我欲得宋。我自見得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見得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爲。是我與子

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髹。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髹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留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畫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今我爲爲三年成。畫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髹。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

不利。則其退難。越人仰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彊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彊之。量其鈎彊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鈎彊。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彊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彊。賢於子舟戰之鈎彊。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彊而距人。人亦彊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彊。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彊。賢於子舟戰之鈎彊。非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無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惟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記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

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也。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

天下之利。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此則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此以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彊。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足。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幙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

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饑餓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儒非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斂。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慙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禡爲僕。秉轡授綬。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纍。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息。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觀鼠藏而羝羊視。賁斃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旣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

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象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倭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倭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則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弗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

則止。此君子之道也。取大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腫。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

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驢。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圓之圓。與大圓之圓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

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澣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有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知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

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地取小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

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大取小取，其文甚奇。但殘闕譌脫，不可盡通。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

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

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吾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何用言之哉。子墨子曰。藉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藉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我而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於中國耳。何必於